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監生臣陸潮愈

古文集成卷五

宋 王霆震 編

前甲集五

序

送王陶序 論易 歐陽文忠公

東萊批 凡文字用易爻多失之陳此篇使得疏通不陳窒塞處能通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為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

剛柔之大用也（精神大體）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變錯二字引下來）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無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為陽為德為君子（自此鋪叙間架去好說剛柔體分拆開便狀）柔為陰為險為小人自乾之初九為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點化流通）小人之道長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為復而上至於夬其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時也（應後）夫剛之為德君子之常用也（已說不好且說剛好處）庇民利物功莫大

焉其為卦遇泰之三而四為大壯五為夬（下字好語新）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攻之故其卦為壯五陽而一陰陰不足為直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為夬然則君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闗上意一篇意結在此二句上）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勇者可犯也强者可詘也（轉換好不敢用剛）聖人於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貞其彖辭曰君子非禮勿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

和其彖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總說見剛有漸漸方得臨浸而長泰交而壯繳應得好以衆攻其寡夫乘其衰而決之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又不獨任必以正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應前若不說一句在此與前面都不相連此君子動以進而用事之方也此篇自頭來盡結在此數句上簡而有力應前視其初一句簡文法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世陰險之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好古以自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以進

之象（應入易句為主）故予為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為咎（使兩卦初事的當為初時事說見親切處）以此見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彖象而又常深戒於其初（在前見文字緊處）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之力學好剛以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蓄字見不敢用剛意）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結最有力依前結歸初字）

易序（伊川）

易之為書伏羲始作八卦文王因而重之孔子繫之以

辭於是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
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
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
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變
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所
以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道也兩儀者陰陽也陰
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
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

一發其知情僞出焉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也故易者隂陽之道也卦者隂陽之物也爻者隂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竒耦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為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為其用逺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索

卦則拘於無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義而不知所謂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易傳序 伊川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尚其象以卜筮者尚

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易傳序 誠齋

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何謂變蓋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與人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于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憂焉幽覩其變湛思其通而逆紬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為言變也故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脩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僟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來而變通之道先

立變在彼變變在此得其道者蚩可哲慝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唯中為能中天下之不中唯正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子顔孟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為不足以攖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為不足以適吾術挈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道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

何求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為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

易傳後序 誠齋

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删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之文章者歟昔者伏羲作易矣時則有其畫無其辭文王重易矣時則有卦辭無餘

辭至吾夫子特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發天之藏拓聖之疆把彼三才之道而注之於三絶之簡於是作彖辭作象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説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大之為天地纎之為毫末顯之為人物幽之為鬼神明之為仁義禮樂微之為性命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溥以崇是書也其緼道之王府陶聖之大鈞也歟季札聘魯見易彖而喜曰周

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之書唯魯有之歟抑諸國皆有而吴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然札之所見者羲文之易而已未見夫子之易也見羲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今乃得見季札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在三千七十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然嘗嘆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乎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嘆之之時此書未

作歟抑已作而未出歟今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學者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知蓋聞者踈見者親聞者略見者詳也觀子貢之嘆則見而知者反不若聞而知者歟然則學者之羨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羨學者也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

中庸章句序 晦菴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

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

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慾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静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

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

其慮之也遠故其説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緼奥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没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説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

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說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

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删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别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中庸集觧序 晦庵

嘗竊謂秦漢以来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為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為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為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為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為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以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

此書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毋騖於奇必沈潛乎章句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饜飫真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久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則為有以真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弊矣

蕙山中庸説序　南軒

萬理歸於一者也萬事本於經者也萬變統於元者也萬物成於性者也天德不明則萬理喪其歸萬事泯其

經萬變錯其統萬物失其性而天地之化或幾乎息矣中庸之書蓋以明夫天德極體用之妙措之天下而與天地並行者也中庸之學不傳久矣而傳於本朝之程氏之門人雖其所造有淺深要其本螯於正者鮮矣栻之所藏有侯氏楊氏游氏之書近又得兼山郭氏所述於其姪孫見義觀其言有曰道無乎不在也神無乎不為也知無乎不在我則不廢天下之事而求其道之大原知無乎不為我則不廢天下之務而求其神之妙用

學者試以是思之

大學章句序 晦庵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禀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黄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

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為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

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彜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

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内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盖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没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无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

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閒亦切附已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无所

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禮序 伊川

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鄙夫野人卒然加敬逡廵遜郤而不敢受三尺童子拱而趨市暴夫悍卒莫敢狎焉彼非素習於教與邀譽於人而然也葢其所有於性物感而出者如此故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羣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

之上天地與吾同體萬物與吾同氣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此制為冠昏喪祭朝聘射饗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為備是以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義

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有禮本之問而孔子欲先進之從盖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為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攷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觀之如適大通之肆珠珍羆帛隨其所取如游阿房之宫千門萬户隨其所入博而約之亦可以弗畔盖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終於聖人之

歸惟達於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為禮其則不遠矣昔者顏子之所從事不出乎視聽言動之間而鄉黨之記孔子多在於動容周旋之際此學者所當致疑以思致思以達也

詩集傳序 晦庵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為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

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為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為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

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廵守亦必陳而覯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為法惡之不足以為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

之所以為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

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寛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為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為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

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祭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脩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古文集成卷五

古文集成卷六

宋 王霆震 編

前甲集六

序

易學啓蒙序 晦庵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

而自不能已其為著也分合進退縱横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讀論語序 謝上蔡

東萊云 論論語雖淡然無味而辭近旨遠

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来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耳晉魏而降談者益希既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人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為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盍闕乎蓋溺心於淺近無用之

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故不得其門而入也陽春白雪之曲且猶三和而況此書不如是不足為聖言葢其辭近其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覿人昔日識其面今日識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坐是故難讀予鄙人也知識未離乎聞見之間曾何足以知夫子而師承之然不敢謂無其意也今日妄以讀此書之法語諸君又為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勿以為

淺近而忽勿以為高大而驚勿以為闊我而忿且怒勿以為妄誕而直不信聖人言不可以訓詁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蓋此書存於世論其切於用而取近效則無有也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辭雄辯讀之使人可駭可慕曾不如莊周禦寇晏衍之言籠絡萬象艶華百出讀之使人亹亹不猒曾不如司馬子長宗元柳雄深雅健之文

正名百物記祭法黄帝正名百物分辨六氣區味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黄帝岐伯之對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折獄可以識簿書會計曾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摹寫物態曾不如顔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怯卜相之書書數博奕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邈乎希聲一唱而三嘆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元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希矣賴野人稚子孳誦得與鳥獸蟲魚之書俱傳而不

泯乃欲使敏秀豪傑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侮邪與世不偶倀倀然若喪家狗豈特當年之形容為然今其書亦然嗚呼何其衰也臨川王丞相近世大儒其設心不役於勢利是類知尊此書先皇帝信之而不疑列於學官俾為士者誦説焉某於此時妄意干禄知讀此書其志不過餔啜而已未知好也晩得供洒掃於河南夫子之門加日月之久僅得毫釐於句讀文義之間而益信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弦

不學愽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記學記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愽厚不可涯涘也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胷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餂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吾樂注心於利未得已不已而有顛冥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誨爾諄諄聽我藐藐者讀之

孰謂回不惰師書紳為至誠服膺過此而往益高益深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盖亦勿思耳能反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䂓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也雖不必中道然其

心當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
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内得難以語人謂
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豈慮思之效力
行之功至此蓋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
益著知視聽言動蓋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
君臣豈人能秩叙仁義禮樂豈人能强名心與天地同
流體與神明為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
間之至此蓋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可

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好惡取捨之相遼也學者儻以此書為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賾聖人亦惡得而顯哉宜其二三子以為有隱乎我者

也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捨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豈非閎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於斯乎若齊王好竽有容求仕攜瑟而往立於其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瑟合軒轅之律吕容駡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其如王之不好何如諸君之不信也則今日之語不無類是乎抑又聞昔人憂天下之不治至於涕泣而不可禁者子思曰然子之意善也以一人之身憂天下之不治而涕泣

不禁是何異憂河之濁而泣之清也其為無益莫甚焉此亦天下之至愚也如諸君之不信也而我終以强聒為事者得無類是乎蓋有所不暇姑自治而已

論語解序　南軒

學者學乎孔子者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畧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為弟為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洒掃應

對進退之事此雖為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賾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於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秦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行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知不明擿埴索塗莫適所依以卒背於中庸本朝河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

使之有所循求以入堯舜之道於是學道之傳復明於千載之下然近歲以来學者又失其旨曰吾惟求所謂知而已而於躬行則忽焉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其躬識者蓋憂之此特未知致知力行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攷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常在先而行未甞不隨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及

精行有終始必自始以及終内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弊然則聲氣容色之間洒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顧某何足以與明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己見輯論語說為同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此序冠于篇首焉

孟子講義序 南軒

學者潛心孔孟必求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明義利之辨蓋聖賢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

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知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間鮮不為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為利也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為雖有淺深之不同而其為徇已自私則一而已矣如孟子所謂内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通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卻行而望及前人乎雖使譚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諸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

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為先持敬以為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閒毫釐之差審其為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之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以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者無適而非利為己者無適而非義曰利雖在己之事皆為人也曰義則施諸人者亦莫非為己也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

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横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其微辭奥義備載七篇之書如栻者雖曰服膺而學力未充何足以窺萬一試以所見與諸君共講之無怠而深思焉

春秋傳序伊川

迂齋云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説得最好後來太史公聞之董生數語好自伊川之學

行而後春秋之用顯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兼此三者方可以當長君之位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治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跡亦私意妄為而已事之謬秦至以建亥為正道之悖漢

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賛一辭辭不待賛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

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寛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萬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

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蘊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五經論序 東萊

槐城云一序包五篇大意詞簡意盡說聖人因民所自有之理而作五經見趣尤高

五經之作非聖人自為之也亦因民之所自有者為之也見得破方敢如此說夫人之生不能無喜怒哀樂之情喜怒哀樂之情好惡美刺之所從生也節節有此方見五經是之理果是民所自有

以有詩蓋詩者民之情也夫民之情雖易以放而其辭遜之心則固有也逐節縮入議論因其固有之心而為之節文則於是乎有禮禮者敬而已矣民一於敬則待上也過高而自居也過卑高卑之相形而上下之情睽於是因其自卑之勢也而有書書者上之所以通乎其下也上下之情通而聖人之應之也亦已勞而民之求乎上者者亦浸瀆此是自取決一句張本於是因民之有吉凶悔吝也而使之自取決於一筮好夫是以有易易者聖人洗心退藏

之書也嗟乎至於易聖人亦可以無事矣轉換雍容而所以未免焉者猶有春秋也意好蓋春秋之作關鎖上四經意轉入春秋有手段情已離敬已衰上下已乖而吉凶已貿於是乎春秋終焉合下此一字是知春秋者亦因民之相是相非而無斷焉者也好吾病夫人以五經之作為聖人私意為之也又收起句意

五經論序止齋

槐城云合五經貫穿議論此序總題其綱引事運意過脈不露有手段有法度

易因乾坤以定君臣之分者也故易作而文字始生大傳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有此事骨便貫得禮來）故禮次之古有禮不下庶人而太史氏觀民風以詩（貫事引意有脈）蓋禮施於君臣而詩作於民（有剖判）故詩又次也易也禮也詩也治乎下之道也而君之所以自通乎下者猶末也（此句引入書）於是乎有書書者上所以通乎下之言也故書又次之嗚

呼春秋作君臣之道衰矣一句結春秋有力聖人所以維君臣之道者亦至是焉始窮意好故春秋終焉吾病學者不知六經之作相次以立君臣之道照君臣字而曰徒文而已

程子雅言後序 五峯

風氣有淳漓故真元不常會則聖人不世出道時有不明賢智過乎大中之表愚與不肖陷乎卑汙之陋統紀紛錯而天下始病矣自堯舜之盛暨乎孔子風氣浸漓上無明王天下皆病至道泯然其將滅苟非載以文而

指示焉則後世雖有間氣英明之士亦且惑於異端天下幾何其不流而入於禽獸也聖人有憂之為之作六經六經指道之大路而語孟又指入六經之關要也自舟楫之作雖十步之川人人咸知得舟而後濟夫六經濟天下之舟楫也治身而不循六經者喪身治家而不循六經者亡家天下陵蕩紀綱摧圮未有不由弃六經之言者或謂孔子没而朱翟肆孟氏死而黄老盛六經安在其有益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昔王莽誦六藝

以滅身霍光聞一言而建殊績以孔子之言可因是思
而知矣自秦焚書坑儒之後章句紊亂六經之義浸微
浸昏重以本朝丞相王安石專用巳意訓釋經典倚威
為化以利為羅化以革天下之英才羅以收天下之中
流故五十年間經術頽靡日入於暗昧支離而六經置
於空虛無用之處方其時也西洛有程伯淳正叔二先
生者出當五百餘歳之數禀真元之會紹孔孟之教振
六經之統然風氣仍衰而未盛也故明道先生早世先

進高弟相繼以亡伊川先生於六經之文猶有未賛者而先生已没然大綱張理者亦多矣十餘年間後進高弟亦從而逝故先生之文散脱不類流落四方者率皆訛舛天下所傳無完本予小子既深知天下於六經如無舟楫之不可濟儻不爲之類集則罪人也用是汲汲以成之然其言質素而不華理平淡而無竒無文之言猶璞玉也雕琢者在玉工吾能存之而已無欲之理天理也非存純粹精一之心操弘大毅然之志未易得也

我則行之試言讀此書之法為同志起予之益乎反覆乎句讀神明乎心體知六經為啓我之要與其滯泥訓詁傳注之末不知六經之志漫然放誕不切於身者猶王莽霍光之有間其初一間而已可不謹哉又況不為霍光而希孔孟者乎必潛心於此書妙如伯樂之相馬然後足振以歷古之衰弊破王安石之姦說嗣先聖之志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緜緜不絶尚足以助風氣之盛而興太古之淳也

胡子知言序 南軒

知言五峯胡先生之所著也先生諱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季子也自幼志於大道嘗見楊中立先生于京師又從侯師聖先生於荆門而卒傳文定公之學優游南山之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藴窮皇王制作之端綜事物於一源貫古今於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即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

深之無極體用該備可舉而行晚歲嘗被召旨不幸寢疾不克造朝而卒是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蓍龜也然先生之意每自以為未足遂其疾革猶時有所更定蓋未及脫藁而已啓手足矣或問於某曰論語一書未嘗明言性而子思中庸獨於首章一言之至於孟子始道性善然其為說則已簡矣今先生是書於論性特詳焉無乃與聖賢之意異乎某應之曰無以異也夫子雖未嘗恒言性而子

貢蓋嘗識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得而聞哉蓋夫子之文章無非性與天道之流行也至孟子之時如楊朱墨翟告子之徒異說並興孟子懼學者之惑而莫知所止也於是指示大本而極言之蓋有不得已焉耳矣又況今之異端直自以為識心見性其說譸張雄誕又非當時之比故高明之士往往樂聞而喜趨之一溺其間則喪其本心萬事隳弛毫釐之差霄壤之謬其禍蓋有

不可勝言者先生於此又烏得而忘言哉故其言有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効天下之動而必繼之曰心妙性情之德又曰誠者人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而必繼之曰惟仁者為能盡性至命學者誠能因其言而精察於視聽言動之閒卓然知夫心之所以為妙則性命之理蓋可黙識而先生之意所以不異於古人者亦可得而言矣若乃不得其意而徒誦其言不知求仁而坐談性命則幾何其不流於異端

之歸乎某頃獲登門道義之誨浹洽於中自惟不敏有負

夙知輒序遺書貽于同志不避之罪所不得辭焉

古文集成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古文集成卷七至十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茅琳

古文集成卷七

宋　王霆震　編

前乙集一

記

戴氏東池堂記　柳子厚

迂齋批云脉絡相生節奏相應無一字放過此文如引繩貫珠循環无端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如累九層之臺一級高一級而豈約不差毫厘池因堂而勝堂因人而勝戴氏之父子人物又因子厚之文而勝使無子厚大手筆為之發揮則戴氏亦一碌碌人爾況其池與

堂乎當如此看

弘農公[楊憑]刺潭三年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句法]坻[音遲]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縈之若玦焉[狀物]池之勝於是為寂[勝字在後]應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與後面先立兩柱]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應在後即是賓客之選者三句相因不曾間斷]為堂而令居之堂成而勝益奇[應上勝字]望之若連艦縻檻[此是第二節]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柏杉櫧[音諸]被之菱芡芙蕖

用字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常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貢之澤宮而志不願仕離世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樂道旁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忽然有此一句是要双綰楊氏兩人對說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選字照應前面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又從上面一勝字綴下來專美戴氏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一篇之精神在此數句數句之精神在此數字豈不待飾而

已負矣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比之山水與堂）交相賛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離世之志不果矣（此一轉尤奇推是專說宅離世樂道終不成一句離世便休了一生須有出時節故着此一句然不說樂道一句者上已說道宜益懋了此間却着不得此子厚最薄劣處）君子謂弘農公剌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燕喜亭記　昌黎

迂齋批云 看他規模布置前後節級相承處可與戴氏堂記並看

太原王弘中 仲舒 在連州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 狀其自然 輦糞壤焚椔翳 已見鬼神陰相之意 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 言得之無心 窪者為池而缺者為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 終上意 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禦風雨 從起頭至此次第而下節節相承 寒暑既成愈請名之其

丘曰俟德之丘丘之名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俟德之道也丘之義其石谷曰謙受之谷名瀑曰振鷺之瀑名谷言德瀑言容也義其土谷曰黃金之谷名瀑曰扶秩之瀑名谷言容瀑言德也義四句捐錯愈佳洞曰寒居之洞名志其入時也義池曰君子之池名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義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名出高而施下也義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之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

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與前相應）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侍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瓌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與厭飫字相應）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底扳在此）弘中之德其所好可謂叶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

朝也畧與戴氏堂離世之志不果一句相似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東萊註云李白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酒中八仙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適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強者覗緬而不發乘險者帖爾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鍼砭搏猛者持遲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聰明才韻至

今為天下唱首業術匡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强非真勇太白既以峭訐矯時之狀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沉溺麹蘗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鋭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涓潔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

遼歷物外奐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并而迭意放懐盡見窮通焉嗚呼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沉溺麴蘗是眞籍其聰翳其明醒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生也當時骨鯁忠赤遁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於齊魯結構淩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踰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

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乎春曦彤乎夏凄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冽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㷿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脇欲燠人之外好欲軒晃文綵以為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内好欲寡慮恬默以為泰似若静且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為熱者其内室欲虚堂廣厦

以為清者果反是必為災耳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歳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隂而不能煦其形神瘵外飾文緑不能動且陽而必慊其心内思恬黙不能静且泰而必汨其志外門凄凄而寒者内室彤彤而熱者其事窮予三年夏待罪于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為柱楣撑者為棖㮴破者為宙削者為障臼者為樞篾者為纆絡而籠土者為級横而格空者為梁方大暑火烘

爆靁圻壞若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隳而不能運赫赫熖熖如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閒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室之寒燠反是果為妖且災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史記俞跗扁鵲皆醫者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革之今予室之曦

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埶其廬而斬其工其能永以爍予書其辭于壁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隂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濩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洽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

載吾家之良也其理沔州未朞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户在雲霄矣却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閲吳蜀樓船之殷鑒荆衡藪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虚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奬政是以和觀其前户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於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晨則攢秀木於髙砌見

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户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灝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凝之節則棲同雲於扃闥見雪之紛矣政成訟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興最髙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徵赴宣室欹轂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羡之南而遁跡焉

地當君山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洑渚遁叟既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艮為山山下有震震為雷為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蒙之象☶亦艮為山山下有坎坎為水為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險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遁叟艤谿山之神於庭酌而飲頤山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為頤者朂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養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

物養雪霜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養小材以為蒸薪養茅菅以為茨藉養竹箭以為器用養百果以充口腹養百藥以蠲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迅霆以摧朽槁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荄養臃腫之朴不為幹材養鈎棘之蘖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蓾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固膏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函氣養蟒虺蜂蝎以護巢窟養

豺狼梟獍以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
竅爾寶又酌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為蒙者昴
子以決也子其決於夷壤以發其源決於塞垣以通其
流決於朠畝以施其潤決於涸澤以溥其惠決於廣陂
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蚪龍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
以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縱其蟄溺決於潟鹵以壽其
施決於池籞以專其利決於甽竇使鼠蟹為菑決於沮
洳使鼉𪓊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

實於是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亦將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頤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違決吾志於中正使不過決吾身於天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谿揖讓竭吾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參乎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

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之於萌伐叅不賞削叅不封閑荒不救見饉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鉞有鴆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

故伊尹放大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强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爕理化為權衡論思變為機務道變身傾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為終身之誡無罪記云

廬山草堂記　樂天

匡廬奇秀甲天下大山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絶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

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面峯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户来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圬而已不加白磩階用石幕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三卷樂天既來為主仰觀山俯聽泉傍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内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

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荅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竪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小九月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垷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

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燀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堦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聲堂西倚北崖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線懸自簷注砌累累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洒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錦綉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吞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覼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

矜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内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晉惠遠法師惠永法師宗炳雷次宗等同入廬山結白蓮社老死不返去我千載知我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剥來佐江郡郡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員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

未遑寧處待餘畢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虚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等(並長老名)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落之因為草堂記

養竹記(白樂天)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

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屨及於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

是筐篚者斬焉箕帚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茅蕈薈蔚有異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常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之賢不

能自興惟用賢者興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日之用賢者云

古文集成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文集成卷八

宋 王霆震 編

前乙集二

記

喜雨亭記 東坡

張子韶云 予閱陳伯脩云喜雨亭記自非具眼目者未易知也

迂齋批 蟬蛻汙濁之中蜉蝣塵埃之外所謂以文為戲者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 解所以志

喜之意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文字不可無此）等句叔孫勝敵以名其子（左文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名其子曰僑如）其喜之小大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似春秋書法）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忭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

而吾亭適成（接得甚妙）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豈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而為襦使天而雨玉飢者不得而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此句

造物太空了已包太守天子　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四者既皆無所歸則歸之於亭名

迎薰堂記馬存

元祐二年春三月馬子與二三子客於程氏堂程氏觴客酒半酣道古今治亂成敗事慘戚不樂有風生於簷戸間飄人襟裾已而入肌骨蕩滌腸胃胷中之慼拂不平者不覺散失起視萬物欣欣熈熈如春臺之人有喜

笑色萬竅起音如歌詠太平之聲長枝睾柔婉曼婀娜如翟羽庭佾舞蹈𦗟德容曰異哉是風何氣也馬子曰噫嘻嗟嗟此南風也遼乎邈哉曠數百千歲有時乎一來今其時乎吾試為客歷古以數幾年幾何時乃一來令幾來矣吾聞舜孝格天五弦之上微動帝指拂拂以起被動植鳥獸魚鼈咸若湯之時吹雲横霓霈作霖雨掃滌八載之孽而吾民徯蘇文武成康酣和塞周飄然自阿敦及路葦使天地祖考安樂福禄漢孝文時吾民

阜財國亦富實太倉中都之儲者不可勝計唐太宗貞觀之間與三代同其和年穀屢登行旅不粮外戶不閉斷獄希少幾至刑措宋受天命駈逐群陰聖子神孫保養休息吾聞間數十世聖人必興是風必來若合符矣禍災愁慍之氣立以滅息而生氤氳舜五百餘歲至於湯湯五百餘歲至于周周九百餘歲至于漢漢八百餘歲至于唐唐三百餘歲至于宋自舜迄今三千三百餘歲矣是風也凡六來非此六時其風中人狀直悽悽着

物顏色零落顦顇吾與客今日之所遇何兹其幸歟客於是名其堂曰迎薰而馬子記之

潛齋記 晁補之

潛室之廣無丈其高如之背陽而面陰違溫而移寒高室雙翼外陰老木翳其前小竹叢其右朦朧晻曖光景不曜蓋若蟄蟲伏獸之所潛焉而潛之名所為得也客過予而曰方今主聖臣良政恬俗康朝有鵷鸞野無豺狼可謂有道之世矣吾子生二十長六尺出不能提桴

鼓以動百萬之師左烏號之弓右昆吾之劒喑嗚咤叱北叛祈連西虜靈夏入不能陪黄閣之末議聨紫微之別班正端容色以齊肅百吏操紙握管以號令四海令反幽幽默默逃形遠迹以頑處心以潛名室非所謂倒行而逆施者耶子躍然而驚捨然而笑曰有是哉主聖臣良此吾潛之所為甘乎分者也政恬俗康此吾潛之所為幸乎安也朝有鵷鸞野無豺狼此吾潛之所為有待乎耳也而反以是而疑我頑其亦未之思耶請為客

言潛易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潛也而陽氣已動乎黄泉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此蟲獸之潛也而小者獲信大者獲存矣故不能静者不能動不能處者不能出然則奚行之倒而施之逆耶昔者回憲潛於道故闇然而日彰黄綺潛於聲故默然而浸揚潛乎潛將以為不潛者矣客俛而出因記其語於壁

安老堂記　李方叔

左朝散郎呂宗傑建

甚哉老之難安也方少之時陰陽役之血氣使之心志誘其欲而迷其真勢利幻其前而悞其後未易能安之老且衰矣卻視向日之為宜其悔而求安然貪夫鄙人嗟老景之已至念短日之足惜悼前志之未充痛昔謀之匪良方且茍求無厭務得患失皇皇偷朝暮之生汲汲為子孫之計節義日衰廉耻盡喪貪於富者則曰吾老矣講貨財較虧羨之術始詳矣未忍舍也擅兼并而亘阡陌巧梯航以絕山海籠物貨而無餘藏運籌算而

無遺策甘心於錐刀之間盡瘁於錙銖之末負戴於道路轉徙於溝壑貪夫徇富死而後止貪於貴者則曰吾老矣結知遇賈名譽之術始明矣未忍止也履公門而躩鑠游闕庭而徘徊衔筋力彊飲啗染鬚鬢呈聰明識愈隆而意愈切祿愈豐而戀愈深故位愈重而望愈輕念愈高而德愈薄貪夫徇貴死而後止然則日暮途遠而倒行漏盡鐘鳴而未止類皆貪夫而富貴有以累之也故曰甚哉老之難安也居士新作西堂以安老為名

然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郭外之田足以給饔飱郭内之圃足以給俎茹而未嘗求羡裘葛足以具伏臘禄食足以備婚嫁而未嘗求豐居士曰富不可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居士以文學知名於時聲聞藹塲屋荐為禮部九選遂擢上第名公巨卿争欲出己門下一唯諾足以得薦擢而恥於附炎平生故人多在相輔一舉手可以登臺省而恥於自售居士曰貴不可以妄致也吾老矣求安而已故雖起家為郎於朝有

曼容之高風端居十年不調有淵明之勁節或曰嵩少
箕隈山水佳秀近列左右築室巖下足以專天下之雄
觀奈何跼蹐於閭里之間哉居士曰吾求安也舍易就
難舍近就遠則內勞吾心外勞吾力但見夫勞而未知
其樂不獲其安而先撓吾天和矣此先人之故廬也即
而新大之吾心猶欲然吾行年六十有二人間富貴不
可妄求從吾所好行將掛冠懸車奉身以還歸老此堂
志已決矣人生七十雖居是堂以安吾老知復幾何時

哉則居士之所養可知故曰居士之安非惟老而後安安之也久矣夫安之為樂世之人未嘗知之及於病然後悔而求安及於勞然後慮而求安及於危然後懼而求安則向日求安之心皆妄未有能安其安者故老而能安已可尚矣非惟老而後安乃每以安老為心非達觀勇退無妄君子不能也故曰居士之所養可知矣

松菊亭記　山谷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

已而已矣鐘鼓管絃以飾喜鈇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閒者哉貴者知軒冕不可忍而有收其餘日而就閒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而就閒者矣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楮中更三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水之間自名曰松菊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逌然而笑曰韓子真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閒者乎今將問子斯堂之作將以

歌舞乎將以耕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衆樂之夫歌舞者豈可以徒樂之哉恤飢問寒以拊孤折劵棄債以拊貧冠婚喪祭以拊宗補耕助斂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欣然相視曰韓正翁尚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耕桑則何時已哉金玉之為物悖入則悖出多藏則厚亡它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豈為之哉雖然歌舞就閑之日以休耕桑之心反身以

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昔日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也必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使弟子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德愚者以寡怨於此聽隱居之松風裛淵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植松記　陳瓚窓

木之無芬香艶美而無益於人之觀者莫松若也然有

三異焉其心可以立獨其色可以受變其氣幹可以延年是則木之可以益乎人之觀者其有過於松者乎嗟乎世以芬香艷美取人者多矣予於觀松得觀人之法焉辛未春得二本于圃人植諸堂下予謹記且頌焉

伊松之心匪鐵而堅一日獨夫千年比干伊松之色可霜可雪汲黯立朝聳慄在列伊松之幹終古弗畔夷齊卧山呼之不返夫松之有是三者初不假乎藻飾之功人之不能然者寧不有媿於此松

梅磵記　蕭大山

梅磵撫張叔賢氏課詩所磵當梅時萬玉妃英英通一磵香雙清已索笑人亦清人餐芳酌瀾吐為詩詩又清四清詩其主詩無盡方踈影横斜水清淺之詩出清疑盡然太露繼水邊離落忽横枝之詩出清將盡然太朧至江頭千樹春欲暗之詩出清若盡然太腴是三語梅詩中截斷衆流句也不盡耶磵不竭詩不歇梅不絶詩不輟清無盡磵主續之俄雪大作南梢矜暖北梢欺寒

予曰華微實具可觀仁碉神替答云主擁鼻凍吟夢入梅龕瑚碎梅心未問和羮事

竹巖記　蕭大山

吉劉平叔有佳境號竹巖請予記之巖雖欠寓目竹則素心知也記且竹乎生竹固大學事止至善章嘗援竹明之不大哉古以竹大者四家孤竹伯夷獨行吾義緑竹武公有斐斯文徽之謂不可一日無此君欲以清養情樂天謂竹有似賢愛惜之欲以厚養材皆能大者君

子不觀竹之終觀於初筍竹初也震為蒼筤於時為春筍時也初萌裁寸耳寸俄尺尺俄尋尋俄丈丈俄十丈彊之長不旬餘即出萬形表為人眼界特立軒偉之觀可以觀學矣其直上為孟之勇其銳長為顏之進其拔萃為孔之卓其高標為中庸峻極于天之道其速化為大易不疾終日之神五者學之大也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夫竹觀以終常也觀以初變也變則植而有動意可以竦峭人使自奮可以扶策人使自持可以

鞭逼人使自超能變者未有不能常者能五者未有不能四者蕭子說初劉子省初

退庵記　蕭大山

知退清者也石溪傅氏得清江之清有二退南齋先生曰實之策第十八年眈著書勸出搢紳勇退今一人余遊廣中見素退一人曰晦之本溪泒僑焉號退庵翁不官不宦不治生不適俗不怪隱不禪不動不仙不衰一退遺千慮倒蔗境也問處退法養心無妄故平養氣無

綦故和養貧無求故樂艮背其樞乎翁之退蓋道進命退者嘻溪之先少監燮侍郎雩祕書肩冠衣蟬聯果退哉先之先介子持節而使者休奕捧簡而中丞亦退哉進退係時時之權係天人焉能人彊進矯天殆已著利如漆絆名如罝萬情沉酣迷弗顧貪慾者進耳剛者退爭朝市為狡窟薄陵藪為愁牢失感獲忻躁者進耳靜者退腰可折手可炙百世後臭可芳否愚者進耳智者退奪虎鹿未厭受阜比搏之殞無悔貪者進耳廉者退

夫晉至角必明夷升至冥必困易尚退矣是以常人退於分賢人退於義聖人退於容天地退於歸藏昔岩之賢築號初澹霖雨之意相商了泯舟楫之痕進之善退歟此庵之賢巧神取榮窮鬼屏辱卻立乎獨覲芸芸之復專退之福蠱高而遯肥翁以之屈則伸理也退既在身進常在嗣人欲不失其正希乾之聖

古文集成卷八